

律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八

題跋

書道士齊希莊事

道士齊希莊頗學養生喜游名山至王屋山
樂之不忍去構草堂居燕真人巖前王屋多
栗黃葉菁及諸果蔬可食者以時採收給食
居三年自若也一日有猴大其室希莊初本
甚恠逐之不去視希莊坐起百為從傍倣之
希莊大恠念初居山時客有教希莊逐猴法

取猴笑懸而擊之試用猴為去希莊獨喜居
數日有大猴如五六歲兒異甚垂毛至地熟
視希莊做其動作如前猴者希莊惧莫知所
為不敢復逐久之猴復去希莊意欲出山未
決一日有人呼希莊出視有人若兩髻童子
黃單衣綠帶日有光白不甚類人問麻龍山
安自往希莊指告之童子疾去如飛直度嶺
壑望視不及自是希莊夜聞舍傍百物有聲
一夕大雪晨出視門外人迹無數希莊發季

不能復居走山下得瘖疾數歲方愈濮陽杜
毅言嘗主簿王屋縣有登王屋天壇峯得方
玉如鏡者毅讀道家書載黃帝嘗以八方玉
鏡懸壇八方祀上帝云余嘗以此事語洛人
楊固寶應之云其故人有居嵩高者言
凡天下名山有神主之非有道者不得居若
頑然無聞徒中夜啞唾山鬼笑汝齋希莊庸
道士僅聞養生小術其不容于王屋之猴何
足恠哉

藥戒

張子病痞積于中者伏而不能下外自至者
捍而不得納從鑿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
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
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
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
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
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
引体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草無所耗于

外而其中蕭然莫知其所來嗟夫痞非下不
可已余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而吾之蕭然者
獨何欤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臣嘆
曰子無嘆是蕭然者也九子之術固為是蕭
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于予心者
其未必有傷求無傷于終者則初無望于快
吾心陰伏而陽畜氣與血不運而為痞橫乎
子之胷中者其累天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
除甚大之累和平之氣不能為也必將擊搏

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免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嘗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瘧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蕭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云子之瘧而无害于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為也張子歸燕居三月齊居而後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

又三月而小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慙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張子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豈特醫之于疾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勅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瘧矣商君見其瘧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勁捍猛

猛鷲不貸毫髮痛割而力鋤之于是秦之政
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敵或拒而秦之痞嘗一
快矣自孝公以至于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
頑者已圯強者已柔而秦之民死歡心矣故
猛政一快者歡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
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
立于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
欲運其手足有瞽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
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

初亦嘗痞矣先王豈不知若然擊去之為
速也惟其有惧于終也故不敢求快于吾心
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以孔樂陰解其
亂而徐除其滯使其悠然自趨于平安而不
自知方其未也旁視而澶然者有之矣然月
計之歲察之則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
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
其歡心于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
矣是以三代之治皆史數聖人歷數百年而

後俗成則予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恠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于余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无傷于其終則無望于快吾心雖然豈獨于治天下哉張子再拜出而記其說

書董及延壽錄後

以貴事其親者不過崇爵位侈車服以富事其親者不過豐衣食美室廬老且病齒髮衰悲日之就尽與其呻吟疾痛骨肉環侍莫知所為當是時所謂富貴之奉曷補万一哉

善乎董生之愛其親陳起居飲食之節導引吐納之方以調其平居又考其方術試藥物以防其疾痛務以強其身養其壽而不知其他嗚呼便誠身強而永年耶則雖樵漁以自給飲水曲肱而枕之視天下所樂無以易之矣反顧爵位車服飲食之奉果何物哉予讀高堂延壽錄既自傷致養之不逮而嘉生之能愛其親而其書可以助孝子慈孫之養也反復讀之不厭董生今有母八十餘耳目聰

明飲食動作如壯人余知生之方既試矣下
晨為書其末

書香山傳後

佛法自東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而此傳天人
所稱莊王者以謂楚王則時未有佛所謂觀
世音者比丘之號無從而與史載不合然
未可廢也予嘗讀宣律師傳其載天人語甚
多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
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子寓言耶抑

實事也佛自東漢明帝以來其書典教始大
行于震旦亦安知其不已嘗見神于中國乎
書之不見錄于史冊者有何限其偶遺此或
以為佐而不錄不足怪也不然明帝夢金人
飛行于庭中當時何從知是為佛哉

書錢宣靖遺事後

世言宣靖嘗遇善相人言其相可以學道當
昇舉而未能決遂与之見華山陳圖南陳一
見曰是無仙骨但急流中能勇退耳宣靖後

事定陵以高退冠朝廷圖南言信矣天能勇
退于富貴急流去得道不遠矣世無神仙則
已有則必此流為之

書布衾銘後

司馬公之儉德蓋望其眉宇聞其語言而使
奢逸之意消不必考其服噐而後知也公薨
于東府某往哭之見覆尸以布衾上有銘焉
蓋此銘也

書唐吐蕃傳後

自漢已來其能制四夷使人為中國患者莫
若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
未得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而
其尤可矣者平涼之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
則必從客伺察待其不備而發後執刀而呼
曰束尔手吾將殺汝則雖貴育不敢施子三
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持狂
疾者也使之束手而束之告之殺而不避也
則亦必狂疾者吐蕃之于唐固非有深誠篤

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
曰必使多尔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覲而
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黎木材而後可彼得
殺吾之大臣而劫二將以空注厚灵夏之備
而擇險阻之地以為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
迹特來曰吾將變耳彼乘吾疑而直行其謀
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
臣晏然不之虞如接君子長者與之握手壇
上而不少備此何以異于將殺之則吉之束

手而偃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城者忠有
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于鄰國
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
伺之以實尔夫傳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
伏於肘腋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為智也嗚呼
平涼之盟所以大可嘆也彼為結贊之智何
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為
智亦殆矣彼李晟之智不可與盟也是知人
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間亦明矣當

是時唐之臣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此况無二臣者哉

書趙令峙字說後

蘇公既謫嶼外其所厚善者往往得罪德麟亦間廢且十年其平生與公往還之迹且其微而諱之矣而德麟不然實藏其遺墨餘藁無少棄舍此序實甲也余問其意德麟慨然曰此文章之傳者也不可使後人致恨于我予曰此真先生所為篤行而剛信于為道

者欵

記行色詩

冷於陂水淡于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盡二成應遣一生愁右行色詩故待制司馬公所作也公諱池以其年中嘗監安豐酒稅實作此詩距今若干年其孫宏知果事刻此詩于石屬予記之惟公以文學風節為時名臣是生丞相溫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五朝名聞華夷功施社稷其完節美行既

載在天下而著書立言皆足以師範來世蓋
嘗評古今詩句著詩話一卷六載此詩以其
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廢也梅聖俞以詩名
一時嘗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
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此詩有焉

東坡書卷

蘇公謫居黃州時為奉議郎潘公書一卷備
正書行草教體余存官于黃首尾且三年嘗
假此書于奉議之子大臨以為書法庚辰孟

秋蒙恩守魯將之官盡出所假潘氏諸書歸
之獨此一卷令男鉅納之篋中余与邠老皆
蘇學徒也舍潘歸張奚擇烏知老悞後東坡
復徵此書疑于收視之不謹也使書此以為
捷

書東坡先生贈孫劉君說後

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連去之夫
果敢不畏之謂無所屈撓之謂剛或謂申張
為剛者夫子曰張也愆焉得剛大使不以義

屈於人而無邪欲以亂其中則其行已施於
事者為仁孰禦哉此劉者必仁之說也蘇公
行已可謂劉矣傲睨雄暴輕視憂患高視千
古氣蓋一世當與孔北海並驅而猶稱孫君
之劉又言其救十二人之死為劉者必仁之
論則孫公可知矣其子思屬操履文詞絕人
遠甚則來者未可量也余言其信

題賈長卿讀高彥休續白樂天事

高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
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辨之張子曰二
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
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因
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辨
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
辨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為說無待而自燃人
之飽者人誣之以饑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饑
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自信其飽雖或
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域矣故凡世之辨

已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於其初其考於理較於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謗之於意外惑之於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起於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名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惟真知而泯言者而後謗止夫世之真知君子者才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跋呂居仁所藏秦少游投卷

余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鐘文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為文不多而一：精好可傳在巔外六時為文臨歿自為挽詩二章殊可悲也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予覽之令人愴恨大觀丁亥中春張耒書

跋范坦所藏高閑蘇才翁帖

余治平未嘗見太學直講揚褒家藏唐高閑上人二帖石本歐陽文忠公書其末以謂高閑之書如此則韓叙乃實錄矣後余官祕書且十年凡秘府所藏輿一時士大夫家所有晉唐以來名書妙墨皆獲見之而高閑書絕未嘗見豈閑自重其藝不妄為人書故後之傳者少耶崇寧乙酉孟秋始見范伯履所藏千文進想揚褒石本真出一乎足知退之

言不妄也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九
記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南頓令江君惇務以書屬某曰吾邑有漢世
祖光武皇帝祠邑人奉祀甚謹而昔人所記
陋甚君為我述焉將刻石以詔後世某辭之
不可謹按光武皇帝以哀帝建平元年生于
濟陽而皇考欽實為南頓令帝嘗從父于此
既得天下亦屢臨幸蓋平生之所游處則邑

之有祠所從來久矣豈獨水旱疾癘之請有
賜于民亦其功盛德尊後世有不能忘者故
南頓之民世相之惟謹盡無足怪漢自成衰
不君推婦外家王莽卒盜而有之天下天亂
民心思漢惟世祖以匹夫起田畝出入行陣
躬夷大難勇無堅敵智無遺策故能犯漢配
天光復旧物一時群雄芟夷略盡撫有方夏
覃及重豹声教所暨比隆武宣是宜暴鷲踈
伉玩兵瀆武視民如草芥而不譜于治國之
事也而武功既成海內既定則抑功臣進文
吏投戈諧藝息馬論道英偉之度屈於孔樂
駘猛之氣束于儒學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
廣學校修明典禮煥然一變旧漢之俗盖嘗
以謂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于明章繼
志承統纂修洪業典章文物粲然大備故后
世言孔樂藉古稱東漢焉孝和已後漢德不
競破壞版蕩可謂極矣而伏節死義之士如
袁安楊震李固陳蕃之徒救于上符融郭泰

范滂許劭之徒助于下矜尚名節以震激衰
獎蹈死而不悔至于敵帝人主特號而已而
曹終不敢身自取之彼其心誠有所畏故也
蓋礼樂之功風化之美足以保國長世如此
皆世祖之遺烈也嗚呼自三代以來一人而
已建武十九年南巡進幸南頓縣舍置酒會
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
考居此日久陛下之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
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曰復一

日安敢遠期十歲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
言謙也帝大笑又增一歲中元二年又復南
頓繇役同之濟陽則帝之于是邦豈若他邑
漠然而已乎高祖曰吾萬歲後魂鬼猶思沛
吾意光武于南頓亦云

咸平縣丞廳醑醑記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為咸平縣先
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
韋既為縣即以宮為縣令治所主簿居中書

府而樞密府為尉舍熙寧其年始置丞于是
迂縣尉于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醑醕
問之色之老人則為樞密府時所種也既老
而益蕃延蔓庇覆占庭之大半其花特大于
其類色之醑醕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
植以待天子之所休必有珍麗可喜之物而
後敢陳是以独秀于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
唐自天寶以至于周歷歲數百天下未嘗無
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嘗至于大亂

自安史以來藩鎮四據而天下無寧國降及
其未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
僅正門闕之中惟我藝祖神宗受天休命神
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于是斲百年之
蟠據合歷世之公裂數百年間凋根亂源孳
剪堙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章聖皇帝誕承
祖武以無忘大功寬賦薄征順天養民四方
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盡敗臣者既已
擊逐鈞取其累年之蠹矣而後為之調利撫

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強也由是觀
之自開元以來至于章聖而天下之人始復
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謂盛矣于是封太
山禱梁父祀后玉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
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建原
廟所以廣孝朱示後世而况當太平之盛時
譜一世之大禮八鸞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
以昭後世示子孫以為歷世之大訓成法者
宜何如哉是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
藏無敢棄壞以無忘祖宗駿功成烈而使知
夫百餘年間地平天成養生送死而無憾者
誰之力也醑醑之生當是時益嘗沾雨露之
濡近日月之光典夫旄頭屬車皆為一時之
物矣可不愛哉

冰玉堂記

熙寧中余為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於
汴上是時道原方修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
高其才者欲用以為屬道原義不屈遂與絕

復以親老求為南康酒官故書未成而去余
既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論議其是非
與奪之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刻
君之賢非獨其篤道篤立心別博學洽聞之
所至是蓋得父之風烈公之父諱渙字凝之
有詞學為小官教以事屈在勢者節高不能
容于世年五十餘為穎上令即致仕歸隱于
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于物人皆師尊
焉于是既老矣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

豐元年九月卒公諱恕道原蓋其字從十餘
年而當元祐元年余受詔校資治通鑑于秘
書省是時公同時修書之人徃而不在道公
之事本末尤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仁必
欲達其道不以一毫挫于人者也方其激于
義而作雖足蹈坎井手攬虎兕視之若無見
能百烈士或愧焉年居自負經濟大略而視
其為吏則嚴薄書束脞吏撫鰥寡繩豪猾纖
悉曲當皆可焉後法其學自書契以來以至

於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于郡國山川
之名物詳至于歲月日時之後先問焉必知
攷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言滔々汨々如道
其里閭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畧
譜通鑑外紀十國紀年惟十國紀年先成世
傳之世以比遷固歆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
范曄以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文忠
孫通史學貫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
凝之晚善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一後道

原數年卒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未嘗
疾沐浴正冠而絕嗚呼亦異矣元符中余謫
官廬陵道原之子羨仲主簿于德安叙其大
父與父之事未予且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
廬山拜我大父于床下出而歎曰凜乎非今
世之士也其卒為詞以哭曰凝之為父與道
原之為子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御人是其
言名吾大父故居之堂曰冰玉君為我實記
之余曰昔司馬談能推明孔子作春秋之意

欲為史未成以授其子迂而迂遂能網羅三代放逸曰問馳騁上下數千歲成一家之意與六經並傳父子之于文學美矣而風節無聞焉疏廣受于漢宣帝有師傳恩而父子一旦棄去視舍富貴如棄塵垢骨肉之際風節同矣而文學無傳焉孰如君家父子文學風節輝焯並著名立于父而顯于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擅之嗟乎世固未嘗有也始余應舉時與道原之弟裕遊愛其學博而論止是蓋得其兄之餘而羲仲敏于學而健于文屹然好名而立節者也余知冰玉堂之洒掃有繼矣其爵里世系與其行事之詳則即既有誌之者矣故不復出因為詞以系之

曰

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意其人兮俯青雲而下睨矚九日而不瞬超然不知其何之兮遺此空山之故居豈訪重華而陳豢兮父唱子和與仙聖乎為徒紆為雲霓兮注

為江湖偉為哲人兮我言在書起駕言而從
之兮指廬山乎休吾車耕山而食兮梁溪而
漁儼頓轡而不敢由子恐其尚謂我汙也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治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
在位有善人不知其鄉有善人之化民易也
夫人之情所感動常在其所易接而親者若
夫政事者固民之所畏則其從之有不得已
之心焉其及物淺矣安陸之應山楚之窮邑

也然其民好文多學者其俗善良不爭純靜
易治其里之人為余言曰始吾邑之人未甚
知學之利也有宋氏无弟者講學吾邑之法
興佛舍其後雨人皆取高第有聲名久之並
為大官名尊益顯所以吾邑之人其鄙魯不
學自棄于夷者愧之其居法興時有連氏无
弟者與二宋君遊相好也其後亦登科雨人
起家仕不振然視所同舍生富貴光顯可攀
為聲勢而雨人亦自力不少屈已以附之其

官終不顯故吾邑之人其不罵于廉恥微倖
貪利者愧之凡吾邑之俗好學而文純靜有
恥者曰君子之化也後五十年宋景文之孫
羲年令應山與連君之從子仲儒緣邑人之
意作祠堂于法興方丈之西嗚呼為吏于御
其有恩德以而民祠之者幾人在位之人不
如其鄉里之君子也二宋公之行事爵里書
于國史士大夫舉知之連君錫以尚書職方
負外郎致仕好備而自重諒直多聞之君子

也其仲諱庠字元禮為尚書都官郎中敏于
政事號良吏世稱王揚在位負禹殫冠者為
故旧之美然嚴光所以為帝逃之不肯仕彼
獨何哉連君不因宋君以顯名當世卒以湮
沒而不悔波誠知所處與世俗所謂顯晦異
矣

智軫揮師記

惟正法眼藏流布震旦涉其道者如恒河沙
然根有利鈍知有深淺故號老宿宗匠者以

之教人未免或滯于一隅而惟雲門正真大
師文偃始以其道振于嶺表諸方大士無不
歛衽興奪可否莫有間言雲門之後至雪竇
重顯景盛于東南其嗣法門人衆矣而天衣
義懷號為遍得其道自天衣之歿其法嗣往
往出現一方四方禪學之所折中比丘載者
學于天衣既得其道而隱德晦迹終始莫得
而考歛泉南比丘智軫問道于載而得法焉
智軫少為儒卓犖有奇志忽悟世幻遂為佛

徒既悟道于載人亦頗聞之嘗往楚州壽昌
漣水淳化然師之道孤峻而行介若其徒非
似之者莫能親焉其居慶山陽時嘗從師遊
其所以開警者至矣每勸師稍出其有以為
象福而竊考其志蓋寫于已而慮于外尊其
道而不妄以及人也其後襄州守遂其部中
禪院主者請住持師曰此將有訖矣不可因
拒之而後果興獄逮捕甚衆而師獨免來京
師閑居天清士大夫有欲請師說法者師言

佛化人各有分何待說為卒亦不可此豈載
之微意歟或議師以為佛之道主于利物而
師深閔其有不及人豈佛意歟余曰不然
玉膳玉食不入瓦缶四大海水不灌牛迹吾
何吝心哉虛無以受之則一毫不以及物道
當然也師以紹聖丙子十月二十八日夜右
脇示寂于天清朝請即李延世者辨其終事
挈其骨葬于健水淳化後若干年有盱眙揚
某者欲刻銘焉以余嘗從游而請銘請以此

銘之後說偈曰

雲門大開士後出繼始祖具佛正知見建此
妙法幢師戒度已以正法訛變時雪竇及天
衣二大士出現挽佛曰同照嗣說雲門法荷
蓋其曾玄天衣有逸嗣號曰比丘載獨此具
妙法付之智軫師軫真似其師曰道本為已
視人不我契不施以一毫毋以天酥饌而投
之穢器是將不能受為般若之累以是坐道
場俄即自謝去或悲後無過謂師遺不顯稽

首宰堵坡師所在不滅

陵川縣山水記

陵川何東之窮邑也其民蓋有唐晉之餘風
儉朴而敵本而澤潞在唐為雄鎮以精兵聞
天下故其民好武為健閉夫以儉朴好武之
民則其于山水竒勝之觀宜其忽而不治委
棄而不惜也今果令張侯以暇日與其僚遊
于縣西南所謂四梁拒者見其風景稍異披
榛而得二泉焉其一出石下激石而声琅然

張君名之曰漱玉其一出大石下而石狀若
龜因名之曰龜泉會二水而注之石螭之口
以下達于大池構亭于泉側名曰爽氣亭後
為石磴：窮為小亭名之曰白雲軒而其喬
林秀木水石竒麗之狀皆悅可人意而不可
以言盡也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盡
仁之成名必若堯舜而語智之正必若禹然
世之好山水者豈皆具聖人之成德哉予以
謂允安靜可以淳厚而不變者皆仁之類也

臨事而不滯遇物而不惑者皆智之類也張君從予游其行已操術其為仁智之類有餘矣而又好學而甚文予意其為政滋久政事日信于民以其簿書之簡日徜徉于山水之間仰喬木而俯清泉資之以烟雲魚鳥之灑肥酒賦詩興夫雜見于文字言語者將超然出塵拔俗而恨未之見也

鴻軒記

鴻軒者文潛讀書舍也客有言曰吾聞之時

其往來以避寒暑之害而高飛遠舉能使七人無慕者鴻也今子以慧暗不見事幾得譴辱于聖世家垢忍耻于泥塗苟升斗以自養而欲自比于鴻不亦愧乎張子曰子之言是也然子居此以己知之秋其迂也庚辰之春與夫整二陂泮中獵食以活秋至而春去者得無類乎客曰唯

臨淮縣主簿廳題名記

四方之舟車其之乎東南者十九出于泗而

臨淮者又據汴凡往來於泗者必之焉淮南
之衝以重法禁盜賊者三郡而泗之臨淮宿
之虹地大而多藪澤與豐沛接其民駭悍而
慄輕于三郡之盜居多焉其豐年無事則寇
盜為之少息而其悖戾之氣發于囂訟爭聞
欺妄詭詐而不畏法故臨淮為泗之劇而吏
于泗者于臨淮為最勞自之來未几而得安
坐以治事與夫寮屬之往來而間以休于家
者才十一凡飲食之安朋友之歡疾病之養
率無有子占幸未至于衰老病憊意猶足以
及之而今年之秋困于疾癘者數矣吾聞之
君子之道使內不傷己外不傷物可也不當
事物之責而求戶天下之至勞則傷己必求
甚安至樂之地而不能少行所不欲則傷義
是二者皆過矣拚乎中而無傷者君子之道
也既求其凡主簿于此者名氏日月著之而
又告之如此

思淮亭記

淮之源發于桐柏其初甚微或積或行洋洋
而東旁會支合滂沛洋溢連穎合蔡一流而
下會于壽春其流浩然于是蛟龍之所藏風
雨之所興包山界野而負千古之舟又東行
數百里而汴泗合焉水益壯其所負益重而
游者益謹旁沾遠溉豐田沃野物賴其利而
縈抱城郭間以山麓泗水清泚長魚美蟹菱
蒲葭葦之利沾及數百里而南商越賈高帆
巨櫓群行旅集居民旅肆烹魚醜酒聯絡于

兩隅自泗而東典潮通而还於海余淮南人
也自幼至壯習于淮而樂之凡風平日霽四
時之變与夫蛟龍風雨之怪無所不歷而今
也得官于洛陽之壽安而官居福昌凡風俗
之所宜食飲之所嗜与淮之南異矣官居之
西有泉幽：出于北阜淪而涇之有声淙然
聚為小潭其上有亭環以修竹吾游而樂之
激濯汲引無一日不在其上而時：慨然南
望思淮而莫見之也于是易亭之故名曰思

淮馬夫士雖恥懷其故居而君子之于故國也豈漠然若胡越之人哉故孔子之去魯也遲之吾行也曰去父母國之道也君子不敢樂其所私而無志于天下故自其壯也則出身委質奔走從事于四方以求行其學至安其曰而樂其習豈與人異情哉特与夫懷土而不迂異耳夫棄故而不念流寓而忘友則必薄于仁者也予既不敢愛其所處出而仕矣然少之所居處耳目之所習狎豈能使予漠然無感于中哉且夫懷居而不迂流寓而忘返者均有罪矣然典其輕棄其曰也則累于所習者不猶厚歟

代木記

人典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夫氣也者假其所託而後有者也夫長江大河積水之洞俯視查然莫知其深長波巨派出沒奔突近窺而神寒遠視而目竦此則蛟龍虬蜃魚鼈之所記以禦物之害已者而全具生者也

高山大麓縣亘盤屈翳以林薄擇以木石縈
溪絡澗懸壁千仞使人望而不敢迂：則畏
而走此則虎豹熊羆之所託以御物之害已
者而自全其生者也使斥豺窺魚龍之淵蛟
鼃熊羆之藪則惶怖疾走而求去之矣何則
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勝則非其類者
避之矣合夫叢祠墟墓之間入者慘然而心
不寧目不敢肆視足不敢肆游其皆肅：如
畏足何也叢祠墟墓鬼神之所託而人之氣

不勝故也夫惟氣勝者全故氣不勝者受其
病故虎兒蛟鼃易其所處則其心悲沮而無
聊者病之所從入也余官福昌：：古邑之
廢者也官舍依山為地十餘畝其竹与木居
十六地曠人寡草木茂遂其大者皆百餘年
根幹蔽覆若幄若屋交羅籠絡縈以葛蔓凡
日將旦夕將暝鳥鳴獸號聲音百千終日間
然不聞人声夫環為城通為衢限為域立為
屋室闢為場圃夷易洞達內外相應而陽而

背陰附燥而瞰濕間以草木表以臺觀人之
所託也惟其所託者若是故禽獸不敢藏蛇
虻無所蟠居之而安游之而樂而人之氣乃
能勝其異己者是故無疾患無驚惕壽考安
樂遠去疾癘而今吾之所居草木居天半矣
其堅頑碩老無以異于藪澤此則鳥獸之所
憑而蛇虻狐貉之所樂而人之所居乃其棄
餘則凡使吾四鄰之外晝夜而不敢出其心
於：若畏敵國一夕數興寢而不夢是豈非

蛇虻狐貉之氣勝而人所託者弱耶于是聚
吏徒集斧斤一百之役十夫不三日而盡伐
之剖根窮本芟伐翦剔大者倚梁柱小者中
掾祇弱者補藩籬惡者從薪蒸洒掃墾除平
地乃見陰陽疏通表裏洞然屋室階闥如湧
而出于是鳥獸之聲狐貉之迹不復至矣朝
游而足不怠夜處而心不惕吾知人之氣勝
矣夫氣也者起乎其類發乎其所託莫知
其然而然者也何則物以類處者未嘗自見

其氣也所託者無情不能與物為使也至其相待而後成相感而後發自外而視之隱然不可無也大荒之瀕行者返顧以廢之室寢者教驚推之而無故窮之而無物故物之未始有形而不可慢者其氣也歟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

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苟雖彈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史也為法不苟其勤惰疎密隨其入之所欲而吾欲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懇沮不樂求舍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子見監司病郡果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于此一歲之日數計畧

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為不足而繼以辱罵：：為不足而繼以評詰方是時吏起不待晨臥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弊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犹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果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毒民益勞文書具于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為欺給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

其所為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于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戒裂如此理固然也酸寒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完潔足以燕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為名夫王君豈以為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後觀物圖其致用子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

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為之哉夫古之善
為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
其有得于此矣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九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

記
傳附

景德寺西禪院慈氏殿記

過去有佛號大通智勝佛十方梵天十六王
子羅列上下請轉法輪而曰佛知時未至受
請嘿然坐及時至也乃三轉十二行法輪如
貫雲普雨一切夫具福慧至于佛而演法利
象猶須候時者雖聖人不能違而況其餘哉
景德寺西禪院有慈氏菩薩聖像至和中院

僧法肇自錢塘內之而居院之傍舍如是凡
歷五任侍僧而未有以易也比丘詮嗣院事
乃歎曰此我之貴也佛以象法道利群品使
濁劫惡世猶獲見佛紫金光身其奉事當加
謹其為役當加勤而吾慈氏像乃藏之漏屋
不大振顯天龍鬼神其謂我何元符元年發
憤出都遍一切以願力故諸受化者歡喜施
與金帛無量乃創為正殿其命工以二年之
春粵五月而殿成慈氏居中菩薩別侍程：

妙好莊嚴之具以為供養青蓮下觀悲憊四
象白毫旁耀如現大千都城士女凡瞻禮
者如升兜率游內院問海潮音受勝妙樂詮
容屬予記其事余曰前五比丘豈無一人嘗作
是念欲集是事者乎而殿成于子何也佛子
當斷一切法有時譬如草木敷榮于春夏黃
落于秋冬過去未來不可得及時既至則我
雖不為而彼自成子當其時故財不勞而足
役不久而就如償所負取而不怨時哉

當知佛子成是功德是大福本是大善根盡
未來世無有窮盡雖然佛身克滿一切聲色
是行邪道向上一路向慈氏未生時參取

記異

元豐己丑六月余故人子假承務即楊克勤
自合肥赴京師過咸平為予言道出亳州太
清宮下太清之人為揚言有道人方士者貧
窶而意氣甚揚携藥炷燒藥老子殿下大言自
尊指老君像曰吾老君師也眾聚觀湏史有

火自其爐出然其衣即焰發滿身其人驚走
左右以水沃之不滅狂走廷中火所經地物
不然獨燒其身湏史北面老子像若首伏者
已而斃視其身灼爛矣揚問之太清宮人典
驗尸官不異嗚呼其亦異矣狂士之以僭誕
自尊者其情豈有他哉欲驚愚夫癡氓以自
售其藥為一金之利而已世之狂者欲自售其
學以誰昧者之耳目而冒其利滅棄訓典毀
訾先儒操臆見私智而以聖人自期者與太

清之狂士何以異哉得無有怒目切齒者乎
夫學不死養氣練形者皆宗老子狂士之術
出于老子老也因其師以有知乃掩其所得
而取售焉叛其本甚矣世之欲自大而忌其
小者可以鑒諸此

冀州學記

朝廷以學校道藝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
其興衰亦繫其守長之能否慶曆中始詔郡
縣立學而信都乃即孔子廟而為之僅以塞

詔其後為守者欲興之數矣皆不果成元祐
某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師之受經
有堂而諸生肄業有室凡學之百項皆具精
壯完好可以傳久遠又為之買良田治市舍
籍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餽學
之有司者月有給其秀民良才從其先生長
者皆往游焉四方之士問而來者日至劉侯
喜其有成而使其屬李公輔請文于譙郡
張耒以記之為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

人之於飲食不可強也強使急者緩如止飢者之食強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恠其不可也余嘗恠今之士大夫皆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讀書行禮其中而為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為政論守令之能否典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係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受成敵讎皆必由之則一士之不率教至

勤天子公卿而親臨焉益無足恠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數千歲風俗禮樂既已大異矣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責之以不如古夫我則無用而強授之此何為者也且不恠大寇者之不為章甫騎者之不為馳馬而獨惟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學是廢食于飢而必責學校于今日猶強食于飽必不行矣由是言之學

之興廢其本未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
責吏則劉侯之為此殆苟然歟蓋昔者子貢
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夫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世不知有
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為無事于學而
為不可也因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急安
知來者之不有作乎此劉侯之所不恐也侯
之意亦深矣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
所以追崇之于是進爵為公而國于溫惟司
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內溫人
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奉議郎王仲
孺為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
著于朝廷施及生民者自正夫匹婦與夫荒
外戎狄悍夫姦民心草誠服左右兩宮格于
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
國也願不能祠而可乎于是度地作堂畫公

像而禮祠焉告于譙郡張來使記之來為之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千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辨于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盛德之事

哉益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為猛哉以謂德之効實難惧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于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况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恠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与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曰

里至于京師觀者千万環聚嗟嘆至于泣下
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
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
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
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于世可謂盛
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招謀
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
其可知也夫某辱游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
德使其說書于堂而刻之

真陽縣素絲堂記

慶曆中起居錢公守真陽名其燕寢曰素絲
堂未紹聖初忝守是郡此堂具存而四年謫
齋安道蔡之真陽二宰錢君起居之孫也
授館于縣舍其西有堂宏敞而高潔寒暑之
居咸宜而錢君名之曰素絲而屬予記之惟
錢氏有大功事于吳為宋忠臣著于今甲而
子孫仕于朝以才德為名臣者相繼踵為天
下甲族觀錢君所以名堂之意則其潔已守

公之意有自来矣錢君治真陽不勞而庶務
舉與客終日清言于堂上視其規畫繼其祖
無難也起居諱彥遠吳越忠懿上之孫閏月
二十五日

萬壽縣學記

萬壽令皇甫君治縣有餘力吏之常職無不
學矣而嘗慨然曰是未足以為政也令吾民
小之為閭閻大之為盜賊鞭笞戮死相繼千
有司而不知耻意者未嘗教之歟教之道必

先治學校誘其良才秀民而勸養之使之業
成出任受祿于朝而後田里閭井之人風動
慕悅而興于善蓋漢文翁之治蜀唐常袞之
治閩皆用此道然蜀閩皆去中原數千里其
民雜乎蠻夷犹且教之有成而况吾邑之在
淮潁間去王都纔數百里其民儉樸而倡優
拙靜慎而獄訟稀若是而不教令之罪也縣
故有孔子祠前令嘗增為學舍而不果成廢
且二十年矣君于是相地賦工興役四旬而

學成自孔子之堂與夫門廡齋序凡學之百
須皆具而邑之士買田十有二頃以獻君又
闢學之四隅得地六十畝植雜果千本凡此
十二頃六十畝之地取其毛足以給養士而
又為之延師儒以教之而邑之子弟來學者
日加多余守穎時則聞君之興學辛巳之冬
予移官臨汝道邑中君館我于新學而屬予
記之予謂之曰今州縣之吏取辨日前責以
教民則不受而上之人亦不復責之者而君
乃引以自任如此古循吏之用心也雖然為
政易教民難教民者始于至誠終于不倦二
者皆本于治吾心一不至則不能以有成蓋
未易也君勉之哉

太寧寺僧堂記

圓明岳師住淮陰之大寧寺其始至也牆屋
圯毀佛事不嚴歲乃大飢寺田之入不足以
給其象圓明日夜尅苦菲薄率其徒為勞辱
事完補葺治雖寒暑不休寺乃僅完余去太

寧五年而再至入門視左右前後脫然疑非
昔者視聽步履明潔安穩蓋易曰而新者十
五六矣余勞圓明曰小邑民貧能勸相而成
此未易也圓明曰自容而已未足道也佛之
道先物而後己若身而安人吾之僧堂庖廩
弊惡不足以延四方之學者吾將易為重堂
使容百人飲食寢處于前讀誦燕息于後而
吾之居此可以無愧矣明年春堂成其周廣
嚴好皆如其言而命余為之記曰天下之物

各以其功而居其享未有無故而安受天下
之養者不幸而冒得之則訛罵詬辱其或傾
害纂取必奪之而後已若佛者世固未嘗見
獨以其書東越幾千萬里而來中國未嘗期
人之尊敬奉事而自一邑一國望其宮室棟
宇傑大壯麗者必佛典其徒之所居富人夫
家愛嗇畜藏至不以分骨肉而擇取精好交
手而獻之佛其心惟恐其不我享也人之所
畏愛莫若賞罰人君持玉帛爵賞刀鋸鉞

率其下從所欲有偃然不肯為用者世之營
治塔廟佛像者其不能為也無強之者其能
為也豈遽有利哉而其勤刀者不啻如愛父
母畏官府殫智畢力不以一毫自欺至其有
成公上之力或有不能及夫君子之于簞食
豆羹其得不得皆以為有命彼獨安享天下
之奉如此國君不以為僭天下莫之敢議謂
之無故而得世豈容有此理哉嗚呼世之學
佛者無有一毫之累以勞其心飢而人與之

食居而人與之舍人任其飢寒之憂而已享
其學道之利者無乃人以其望佛者望之耶
嗚呼使誠得佛之道則吾將以所以事佛者
事之知其不足如將胃而處也則資物之一
毛亦將償之彼佛者果無故而得之蓋亦視
其所享而占其功觀其所取而知其與是其
默相天下陰利万物之功宜亦不可計矣而
惑者嘗欲憤詆而勝之不亦過乎彼屢詆而
不勝者其必有可恃也

任青傳

任青壽春人少無賴為盜以智數雄其黨有
聲群盜中然青為盜不多殺害為濟所欲不
多求稍有以賢其類矣里僧有善驢其值數
萬錢僧愛之所以圍備之甚固盜數取之不
得于是里少年聚數萬錢邀青曰子能得駟
則請以錢為君壽不能得君妾得名也青笑
謝少年辭不能少年固強之青曰具飲夜半
吾乘駟來詣君矣雖然願以是為戲卒事請

以駟還僧少年曰諾夜半青懷刀趨其垣入
僧繫駟房外鎖駟前足無可解理青即解刀
微刺駟足間見血以刀擊地跑者久之僧聞
使童疾走燭視駟青疾起匿童即語鎖齧駟
足流血矣僧即取鑰命童解鎖童去寢熟青
即牽駟自其門出疾驅而至少年所一坐大
驚明日乃使謝僧還駟曰吾以為戲願勿罪
也其多智類率如此後稍聚黨罪過教發吏
捕逐不得聞朝廷詔使指出之青即自詣壽

春詔以補卒太守使捕部中盜往輒得境為
無盜以勞稍遷等後數得尤賊詔受官至右
侍禁元豐三年河南伊陽賊張彛聚黨抄掠
傷吏士朝廷選青為伊陽巡檢五年盜劫伊
陽之小水青追盜至福昌余因見之青長六
尺餘慷慨敢勇持刀入山独行二百餘里以
一昔往返然貌恂二謙恭事士大夫甚謹惟
恐不當其意居官小心畏法廉潔御下有恩
其語捕盜甚有方畧去先是朝廷興師取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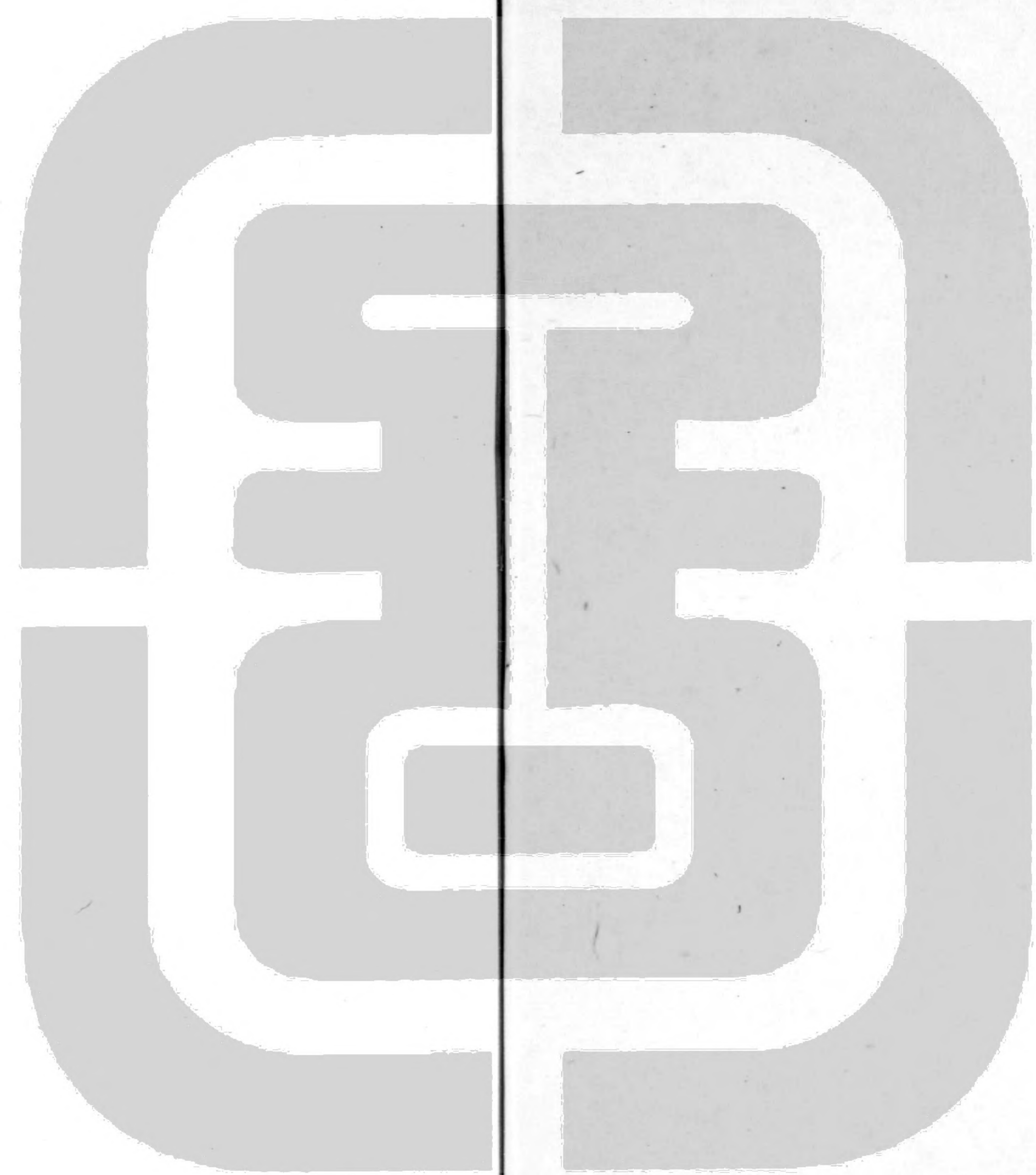
州陝西轉運使李察當領從大將高遵裕
軍出塞察與青有旧恩奏辟青從行遵裕軍
疾驅入塞察教危窘矣青夜守察則被甲
守其寢撫左右得其歡心察卒賴以全者青
之力也張子曰青始強暴為盜賊後乃折節
士大夫或媿焉其始蓋無有教之者故也夫
中道為善犹不失為士况終始于善者哉然
青才有過人者彼雖為盜固有以自異也

竹夫人傳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于渭上往二散居南山中後見滅于匡氏武帝時因緣得食上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宮自衛皇后已下後宮美人千餘人從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愛若等願無以益我吾思得踈通而善良有節而不隱者親焉于是皇后等謝曰妾得与陛下親沾渥多矣而不能有以風陛下罪萬死于是共薦竹氏上使將作大匠鉉拜竹氏職為夫人既進見夫人衣綠衣黃中單

上笑曰所謂綠衣黃裏者初夫人家以見滅上曰尔滅亡之餘也夫人謝曰妾之滅亦大矣然夫人未嘗自屈体就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感時召幸後宮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等皆相謂曰是所謂善良者安能間吾寵由是莫有妬之者是時上方郊丘時祠太一以致神仙率常齋戒自袞除而每召夫人有所游幸諸將軍幸臣等更為帝携抱夫人以從帝亦不疑也上幸汾

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群臣作秋風詞歸未央
坐溫室夫人自此寵少衰上謂夫人曰而茅
婦善自安明年夏吾召君矣明年夏果復召
夫人未人見上中不能無小妬田是罷之而
遣將作大匠選于它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
後宮至孝成皇帝時猶無恙是時班婕妤好失
寵作純扇詩見怨夫人請之曰吾與若類也
然尔犹得居篋笥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央
夫人犹自力出然遂焚



書